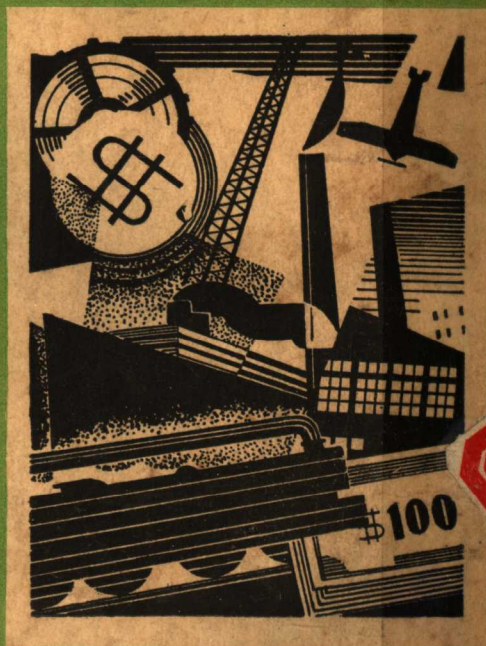


國際集團經濟

趙一萍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國際集團經濟

趙一萍 著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國際集團經濟

每冊實價貳角伍分
外埠加郵費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著者

趙一萍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弁 言

這是作成於去年的一本研究國際經濟的小冊子，目的在解剖現下國際的經濟集團運動，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戰與政治戰，雖然其中所舉的實例有些已成過去，但是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麼改變，從這本小冊子多少可以窺見目下國際資本主義列強間在經濟政治上的縱橫捭闔形勢，或者可作為讀者們研究國際問題之一助。在本書中，不光着重於實際的經濟政治問題的分析，關於集團經濟的本質意義也企圖加以解說，對於研究經濟學及國際問題的讀者也許能供給一些初步的材料。希望國

內經濟學者及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指教！

作者 一九三四，七，十六。

目次

一	集團經濟的基礎與意義·····	一
二	英帝國的集團經濟·····	二
三	美國的集團經濟·····	四
四	法國的集團經濟·····	六
五	日本的集團經濟運動·····	九

一 集團經濟的基礎與意義

如果說世界資本主義在今日已得到了致命的不治之症，這大概沒有人能夠否認吧。自世界恐慌轉入於第三期的『結核症』(Tuberculosis)以來，各國帝國主義者無日不在憂惶戰慄中。金迷紙醉的淫樂聲遮掩不住遍佈到處的愁慘呻吟，剝肉補瘡的醫療法填補不了膿血淋漓的腐爛窟窿。在此病入膏肓羣醫束手的當兒，資本主義惟有聽人預備後事靜待死神之降臨了。

1
然而在資本主義還未斷氣之前，世界的奴隸主是不甘願束

手待斃與工資奴隸制同歸於盡的，他們在萬分惶急憂心如搗之時，還希望極力苟延資本主義的殘喘，在表面上不得不故示鎮靜，於是各種「死馬作活馬醫」的療救法都一一搬用出來了：縮減生產的下瀉法，實行傾銷的清血療法，通貨膨脹的輸血療法，禁金出口的強心注射，高築稅壁的隔離治療法，提高銀價的健胃療養……這些都救不了資本主義的膏肓之疾。各國企圖挽救資本主義命運的醫師們也不斷地召集多次的醫療會議，希望由集思廣益中尋出各種更好的療治方法。譬如日內瓦的軍縮會議，洛桑的賠款會議，奧太華的英帝國經濟會議，華盛頓的經濟預備會議，以及最近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都何嘗不是資

本主義的救亡會議，然而事實上每經過了一次會議的召集，資本主義的病勢不唯沒有半點起色，而且祇是一天一天的沈重起來。不過各國資產階級是決不願坐以待斃的，他們明知世界恐慌不易救治，但各人都希望自己從恐慌中打開一條出路，或是尋求一個避難之所，以達到人危我獨安人瘦我獨肥的目的。因此在最近國際間流行着兩種惹人注目的經濟運動，那就是「統制經濟」（資本主義的）與「集團經濟」。所謂「統制經濟」目前尚在提倡或局部試行中，而集團經濟正在猛烈地向前發展着，強化着，成為決定國際政治經濟動向的舵柄。不過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嚴格地說來也是集團經濟的技術內容，在本質上兩

者並沒有很大的差別。兩者主要相異之點，只是在於前者——『統制經濟』是爲協調國內生產與消費及勞資階級的對立之經濟政策，而後者着重於統一強國的諸經濟單位，對外實行資本的封鎖；所以前者可行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然很難行通，而後者却只限於極少的第一等資本主義強國才能組織起來。但在對抗別國的資本主義及反對社會主義這一點上兩者完全是一樣的。我們在這裏只來論述集團經濟。

集團經濟是建基於帝國主義的獨占制度上的一種變態經濟結構，它是由獨占經濟孕育的國際對立之膨脹所必然產生的一種世界經濟的分裂形態，因此我們首先有理解作爲此種經濟形

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獨占制度之必要。

任何人都知道現代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就是獨占制度代替了以前的自由競爭，鉅大的資本集中過程併吞了無數的中小資本，結成了各種縱斷的與橫斷的資本聯合，財富的寡頭支配指揮着大規模的生產與貿易之進行。然而這種極端專橫的獨占制度並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競爭與無政府狀態，它只是使資本主義的競爭擴大其規模，以獨占式的競爭消滅個人自由的競爭，膨脹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立。

現代資本主義是基於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以及原料略取上的。然全世界早已爲諸帝國主義瓜分完畢了，因此一國如要擴

大其商品與資本的市場，獲得新的資源，那就必須與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猛烈的貿易戰、投資戰與資源爭奪戰。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就是在此種矛盾狀態中爆發的。這次戰爭自然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然戰爭却孕育了一個新的國際局面，即一方面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

蘇俄，平添了一種社會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對立，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世界構成了一種國際的等級的隸屬體系，不獨戰敗國——德奧間等由此屈服於協約強國的重壓之下，成立所謂「凡爾賽體制」，而且在一二強國的霸權之下統馭了許多小國——如「小協約國」等，同時雄踞新大陸的美國又以債權的關係

有支配歐洲各國之勢。這樣，在國際間就形成了一個太陽系式的等級，各協約國有如行星一般爲金圓帝國主義——美國所吸引而又互相排拒着，而各小國又像拱衛少數協約強國的衛星羣。但如果各國真正能夠保持森嚴的國際等級系統那倒也沒有多大問題了，只因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都要各自建立其獨立的經濟體統與政治體統，而與別的強國對抗起來，於是在更廣大的獨占與國際競爭之下，日益分裂而爲若干對立的太陽系。特別是在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第三期恐慌爆發以後，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引着一羣屬國與殖民地作極猛烈的爭霸戰。現在有一個變態的資本主義的對立形勢出現在我們面

前了，那就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日等）正在以自己爲中心實行大規模的鎖國主義，用強大的高壓的資本力與軍事力將自己的殖民地，屬領與勢力範圍更牢固地緊縛起來，使它們都在確保自國的經濟政治之優越的原則下統一於一個集團（Bloc）中，極力排除別國的經濟政治勢力闖入這個集團，依據此種形式構成的對外封鎖對內『統制』之獨立的經濟體系，就是我們在這裏所敘論的集團經濟。首先形成此種經濟集團的是美國，其次老大的英國亦在着着步美國後塵，力謀大不列顛帝國集團之實現。在歐洲大陸素以霸主自命的法國也日益朝着建立法蘭西集團的前途邁進。東方的日本自佔領滿洲以後，公然宣

布日「滿」甚至日支「滿」有在確保亞東門羅主義的原則下結成經濟集團與西方列強對抗之必要。甚至德意亦正在企圖成立一經濟政治聯盟。這些都不外說明集團經濟已風靡一時，主要的資本主義集團之互相對立與矛盾已經轉化為國際的經濟政治之混戰了。

集團經濟發展的主要契機，就是各國資產階級在恐慌的壓迫之下，企圖集中全國的經濟力政治力打開危局，擴大自國的獨占經濟網，以加強與別國爭奪市場與利潤泉源的戰鬥力，所謂通貨膨脹，關稅戰爭，保護貿易，屯併政策，停止金本位，經濟統制等無一不是「以鄰為壑」緩和本國的恐慌之企圖。主要

資本主義國家都希望自己跳出恐慌的深淵，恢復經濟的繁榮，而又唯恐別的列強佔了本國的上風，不利於己，於是沿着本國與所屬的殖民地、自治領、勢力範圍的周圍築起「一萬里長城」來與敵對的強國作經濟的持久戰。所以集團經濟是帝國主義之間的利害對立無可調和之具體表現。

在另一方面，蘇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之飛躍的發展，使世界兩大營壘——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對抗日益尖端化，更加劇了資本主義的恐慌，這亦是使集團經濟向前推進的有力動因之一。惟其因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世界對立之強化，各國資產階級就感覺到一種使他們日夜不安的威脅。既然

由於各帝國主義間的對立無法消除，不易結成一統一的反蘇聯的大聯合戰線，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就不能不擇其易者而行，那就是以自己爲中心各自成立一獨立的反蘇維埃營寨，在必要時各個營寨就可以聯盟起來對社會主義作一致的進攻。不論是英美集團，不論是其他集團都是以干涉蘇聯，作爲牠們的集團「十字軍」之行動目標的。現今好些俗流的經濟學者將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一例看待，認爲蘇聯亦成立了經濟集團與英法日等對抗，這是異常足以模糊大眾的認識的。蘇聯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中那是沒有問題的，但社會主義世界的獨立經濟體系決不能視爲一種侵略式的集團經濟，這